

國策一冊  
札

國語國策

剡川姚氏本

戰國策

民國三年上海

鴻寶齋書局印

戰國策自劉子政校定玉宗嘉祐間已多散佚今所傳者  
皆出曾南豐本校本高氏注隋時上存廿一篇今屋  
存十篇以高注呂氏淮南相校頗有缺省之殊似  
十篇注當非之本也自鮑彪注盛行莫弃高氏注  
又擅易篇次好古者病之唯荆川批氏本刻於銘  
興十六年校勘精審最爲藝林所珍近雖重  
槧揚州而於文句可疑者往往轉取鮑本彙  
入殊死不知蓋闕之義黃居寔園乃取家  
藏宋槧本重鋟涉堅木行款點畫壹仍其



舊其中烏焉魚豕審知訛譌者別為札記綴于卷末而不肯稍易隻字吳正傳所以存古剛斃者七於堯圃見之詢書城中快事也伯聲跋疑堊惡為武后造字予謂劉校高注在兩漢時斷無此等近部別字而六朝人喜造新體必先人為老巧言為辯之類一忠當因草書巫字相似付會成之陸德明論語釋文惡而見皆云古巫字則非昉于阿武矣韓明印公仲修與用聲不協者巫侷之誤隸書多似用故侷訛為修侷

明本一字明与憑聲相近故亦稱明憑矣尋  
 釋之次偶舉二事皆諸菴園願者以教家也  
 矣仲冬竹汀錢大昕序



重校戰國策序錄

曾子固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爲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

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橫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



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弃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堯舜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寢淫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代而氣韻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圈其上云

王覺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爲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塘顏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九諸本之不載者雖雜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爲改易。仍從其舊。蓋慎之也。當戰國之時強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橫。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證前本之失去。清源王覺題。

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即取曾鞏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本參攷。比鞏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百五十籤。遂爲定本。可  
以修寫黃本入秘閣。集賢本最脫漏。然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朴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閣本後 孫元忠

孫元忠記劉原父語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比劉原父去。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耶。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玄有失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慤。殊爲踈略。後再扣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此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莖忠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竇華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內莖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莖乃古地字。又莖字見亢倉子。鷓冠子。或

有自來至於惡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有所見耶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正是正悉注於旁辨樂水乏爲漬水案字之爲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竭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先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余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爲無補尚覬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黃君堯圃刻姚伯聲本戰國策及所撰札記既成屬廣圻為之序爰序其後曰  
戰國策傳於世者莫古於此本矣然就中外誤不可讀者往有焉考劉向叙  
錄云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是向書初非不可讀者也高誘即以向所定著為  
之注下迄唐世其書具存故李善司馬貞等徵引依據絕無不可讀之云逮曾  
南豐氏編校始云疑其不可知者而同時題記類稱為舛誤蓋自誘注僅存十  
篇而宋時遂無善本矣伯聲續校摠四百八十餘條其所是正亦云多矣但其  
所萃諸本既皆祖南豐又旁採他書復每簡略未為定本尚不能無劉原父之  
遺恨耳厥後吳師道駁正鮑注用功甚深發疑正讀殊有出於伯聲外者矣今  
堯圃之札記雖主於據姚本訂今本之失而取吳校以益姚校之未備所下已  
意又足以益二家之未備也凡於不可讀者已稍通之矣後世欲讀戰國策  
舍此本其何由哉廣圻於是書尋繹累年最後於叙錄所云臣向曰國別者略  
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者恍然而知戰國策實  
向一家之學與韓非大史公諸家牴牾職此之由無足異也因欲放杜征南於  
左氏春秋之意撰為戰國策釋例五篇一曰疑年譜二曰土地名三曰名號歸

一圖四曰詰訓微五曰大目錄私心竊願為劉氏擁篲清道者也高注殘闕艱  
於證明粗屬草藁牽率未竟他年倘能遍稽載籍博訪通人勒為一編俾相輔  
而行未始非讀此本之助也諗諸堯圃其以為何如

嘉慶癸亥十一月元和顧廣圻



新雕重校戰國策目錄

東周第一

西周第二

秦一第三

秦二第四

秦三第五

秦四第六

秦五第七

齊一第八

齊二第九

齊三第十

齊四第十一

齊五第十二

齊六第十三

楚一第十四

楚二第十五

楚三第十六

楚四第十七

趙一第十八

趙二第十九

趙三第二十

趙四第二十一

魏一第二十二

魏二第二十三

魏三第二十四

魏四第二十五

韓一第二十六

韓二第二十七

韓三第二十八

燕一第二十九

燕二第三十

燕三第三十一

宋衛第三十二

中山第三十三

右定著三十三篇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

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作類字者

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

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

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集知軒周室自

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

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博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

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劉作其德下及曾作德下

及錢作以思其德下及集作其思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哀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

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无德。人臣

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

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集作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

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

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



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

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

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

戰爭弃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錢劉同為侯王詐譎

之國興立錢集作立為強是以傳一作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

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

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貪饕无耻競進

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劉集作功爭強勝者為右

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

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弃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

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

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

秦國最雄諸侯方弱集曾无蘇秦結錢劉結下之時六國為一以償背秦秦人

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